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神秘岛（下）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顾微微◎译

L'île Mystérieuse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神秘岛（下）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◎著
顾微微◎译

L'île Mystérieuse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第三部分 林肯岛的秘密



第1章

毁灭还是得救——召回艾尔通——重要的讨论——那不是
“邓肯”号——一条可疑的船——要采取预防措施——船靠近
了——一声枪响——船在海岛的不远处抛锚——夜幕降临

两年半来，气球上的遇难者自从被抛到林肯岛上，就一直没能和自己的同类建立任何联系。有一次，记者试图和有人居住的地方取得联系，他把一份情况说明托付给了一只鸟儿，而这份说明中包含他们所在的位置。但对这件事是不能抱多大指望的。直到如今，只有艾尔通一个人，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，前来加入了移民小群体。不料，那一天——1867年10月17日——竟然有另一些人突然出现在了林肯岛的不远处，出现在了这片始终

是荒凉的大海上！

这已不容置疑！有条船在那儿！但它是要从外海经过，还是要靠岸？几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就知道了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和哈伯特马上把杰丁·斯皮莱、彭克洛夫和纳布叫到花岗岩宫的大厅里，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。彭克洛夫抓起望远镜，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海平面，并停在了那个点上，即照片底片上的那个难以察觉的点上。“真见鬼！的确是一条船！”他说道，而声音中并没有流露出一种特别的高兴。

“它是朝我们开来的吗？”杰丁·斯皮莱问。

“现在还无法确定，”彭克洛夫回答，“因为只有桅杆露出了海平面，船身还根本看不到！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小伙子问。

“等待。”赛勒斯·史密斯回答。

于是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移民们默默无语地待着，他们沉浸在这一事件有可能使他们产生的各种想法、感情、担忧和希望之中，而这个事件，是他们到林肯岛以来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。的确，移民们的处境和一般流落到荒芜的小岛上的遇难者不同，那些人为了让自己勉强生存，得和残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，并时常会由于思乡而感到苦闷。而他们不一样。尤其是彭克洛夫和纳布，他们觉得自己既幸福又富有，若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岛，他们是会伤感的。况且，他们已习惯了这种新生活，习惯了生活在这片可以说是用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的领地上。但归根结底，这条船不管怎样也会带来大陆的消息，也许它还是代表祖国来接他们的！它载的是他们的同类。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一见到它，他们的心便剧烈地颤动！

彭克洛夫不时地拿起望远镜到窗口去守候。从那儿，他聚精会神地观

察那条位于东面二十海里处的船。移民们尚无任何办法让对方注意到他们的存在。摇旗可能觉察不到，放枪可能听不见，而点火也可能看不到。

然而，确凿无疑的是，这个高耸着富兰克林峰的岛，是逃不过船上瞭望员的目光的。可那条船干吗要来这里靠岸呢？莫非它来到太平洋的这个地方仅仅是出于偶然？而地图上并没有标出这里有任何陆地呀，除了塔波尔岛。可就连这个岛，也是在波利尼西亚群岛、新西兰和美洲海岸的那些远程邮船通常的航线之外。

每个人都在寻思这个问题，而哈伯特突然做出了一个回答。

“那不会是‘邓肯’号吧？”他大声地说。

“邓肯”号，他们没有忘记，这是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艇，它把艾尔通遗弃在了小岛上，而有朝一日还要回来接他。然而，那个岛离林肯岛没那么远，它们之间的经线距离仅一百五十海里，而纬线距离仅七十海里。所以一条船驶往该岛时，不至于看不见。

“得通知艾尔通，”杰丁·斯皮莱说，“并马上把他召来。只有他能告诉我们，那是不是‘邓肯’号”。

这也是大家的意见，于是记者走到能使畜栏和花岗岩宫产生联系的电报机前，发了这样一份电报：

请赶快过来。

片刻之后，电报铃响了。

我这就过来。

艾尔通答复道。

然后，移民们继续观察那条船。

“如果那是‘邓肯’号，”哈伯特说，“艾尔通会毫不费劲地认出它来的，既然他在上面待过一段时间。”

“他要是认出来了，会非常激动的！”

“对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答道，“不过艾尔通现在有资格上‘邓肯’号了，愿上帝保佑那的确是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艇，因为，任何其他的船在我看来都是可疑的！这一带常有坏人出没，我始终担心我们的岛会有马来海盗光顾。”

“我们会保卫它的！”哈伯特喊道。

“是的，我的孩子，”工程师微笑着说，“可最好是不用去保卫它。”

“我有个简单的意见，”杰丁·斯皮莱说，“既然连最新出版的地图上都没有标出，林肯岛对航海家们来说肯定是陌生的，而现在有条船意外地发现这片新陆地，它不会力图避开，而只会去察看它，您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彭克洛夫回答道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工程师补充道，“甚至可以断言，一位船长有责任察看被他发现的尚未编入目录的一片陆地或一个岛，也有责任对其进行全面勘察。林肯岛的情况正是如此。”

“那好，”彭克洛夫说，“要是那条船靠岸，在离我们岛几链的地方抛锚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，起初竟得不到回答。但赛勒斯·史密斯经过思索，用惯有的平静语气说道：

“朋友们，我们要做的和我们该做的事情是：和那条船取得联系，并明确表示以合众国的名义占有这个岛，然后上船离去。将来我们再回来，并带上所有愿意追随我们的人，目的是要最终占领它，并把位于太平洋这一部分的一个有用的补给站捐赠给美利坚合众国！”

“乌拉！”彭克洛夫喊道，“我们要赠给我们国家的可不是一份薄礼！垦殖工作已几乎完成，岛的各个部分已被命名，有一个天然港、一个淡水补给场、一些道路、一条电报线、一个工地和一个工厂，就差把林肯岛标在地图上了！”

“可要是有人趁我们不在霸占它怎么办？”杰丁·斯皮莱指出。

“真见鬼！”水手喊道，“那我一个人留下来看管它好了，我彭克洛夫保证，没人能像从看热闹的人的兜里偷表似的，把它从我这里偷走！”

没法断定，那条引起注意的船是否在朝林肯岛驶来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小时。然而它靠近了，但不知是在以什么速度行驶。这正是彭克洛夫无法确认的。不过，因为风从东北方向来，大概可以认为，船是在以左舷风行驶。另外，刮的是微风，有利于它靠岸，而尽管水的深度没在图上标明，但因为大海很平静，它可以放心地开过来。四点左右——通知发出后一个小时——艾尔通来到了花岗岩宫。他走进大厅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吩咐吗，先生们？”

一如往常，赛勒斯·史密斯朝他伸出了手，并把他带到窗户旁，对他说：“艾尔通，我们请您来，是有重要原因的。有条船在海上。”

艾尔通起先脸色有些发白，眼睛也模糊了片刻。然后他探出窗外，扫视了一下海平面，但他一无所见。

“用这望远镜，”杰丁·斯皮莱说，“仔细看看，艾尔通，因为有可能这条船是‘邓肯’号，它是来这片海域接您回国的。”

“‘邓肯’号？”艾尔通喃喃地说，“没想到它已经来了！”

这最后一句话像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的，艾尔通任由自己的头埋在手掌里。

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十二年，他难道觉得这远不足以抵罪吗？追悔莫及的罪人难道觉得自己还没得到宽恕吗？不论是在他自己看来，还是在别人看来。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不！这不可能是‘邓肯’号。”

“您看看，艾尔通，”工程师对他说，“因为，必须事先知道，我们该怎么办。”

艾尔通拿起望远镜，对准所指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、一言不发地观察了海平面几分钟。“不错，那是条船。”他说，“但我不认为那是‘邓肯’号。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”杰丁·斯皮莱问道。

“因为‘邓肯’号是条蒸汽游艇，但我没发现任何烟的痕迹，不论是在这条船的上面还是在边上。”

“也许它只是在扬帆行驶？”彭克洛夫指出，“它好像是在顺着风走，既然远离任何陆地，节约用煤想必是有好处的。”

“有可能您是对的，彭克洛夫先生，”艾尔通答道，“也有可能那条船熄火了。那就让它开近海岸吧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该怎么办的。”

说完，艾尔通坐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待着。移民们又谈论了一下那条陌生的船，不过艾尔通没有参与。

此时，大家已处在无法继续干活儿的情绪中，杰丁·斯皮莱和彭克洛夫尤为烦躁，他们走来走去，坐立不安。哈伯特多半是感到好奇。只有纳布保持着惯有的平静。他的主人在哪儿，他的国家不就在哪儿吗？至于工程师，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，其实，他多半是惧怕而不是希望那条船

到来。而这时，那条船离岛近一些了。借助于望远镜可以辨出，这是一条远洋轮船，而不是那种太平洋上的海盗通常使用的马来快艇。于是可以认为，工程师的担忧是没有理由的，而那条船在林肯岛海域的出现，并不会带来什么危险。彭克洛夫经过仔细观察，认为可以肯定那是一条双桅横帆船，它扬起了高、中、低三层帆，以左舷风斜着向海岸驶来。这得到了艾尔通的证实。

可是，若继续以这种速度行驶，它大概会很快消失在爪形海角后面，因为此时刮的是西南风，而要想观察它，就必须到气球港附近的华盛顿湾的高处去。这情况真叫人恼火，因为已是傍晚五点半，天色很快就会暗下来，那就很难观察到什么了。

“天要是黑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杰丁·斯皮莱问，“是不是点堆火，表明我们在这边儿？”

这个问题非同小可，然而，尽管工程师有某些预感，但还是同意了。在夜间那条船有可能消失，并一去不复返，而它消失后，是不是会有别的船来到林肯岛的海域呢？而又有谁能预料移民们的命运呢？

“是的，”记者说，“不管这是一条什么船，我们都得让它知道岛上有人居住。送上门来的机会一旦错过，我们将来会后悔的！”

于是决定让纳布和彭克洛夫前往气球港，等天一黑，就在那里点燃一堆大火，而那火光必定会引起那条双桅横帆船上的船员们注意的。

可是，就在纳布和水手准备离开花岗岩宫时，那条船改变了航向，朝合众国湾开来了。这是条快速的双桅横帆船，因为它很快就接近海岸了。

纳布和彭克洛夫暂时不走了，而望远镜交到了艾尔通手中，好让他最终确认一下那条船是不是“邓肯”号。那苏格兰游艇也是一条双桅横帆船。需要看清楚的是，那条船的两桅中间有没有烟囱。那船离林肯岛仅十

海里了。

天际还很明亮，核实一下很容易，而艾尔通很快便放下望远镜，说道：“这不是‘邓肯’号！这不可能是它！”

彭克洛夫重新用望远镜对准那双桅帆船。他辨认出，这条吨位为三四百吨、船身修长、桅杆安装得很大胆、非常适合于航海的双桅帆船，应该是一条海上快船。可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？这可就难说了。

“不过，”水手补充道，“倒是有面旗在它的斜桁上飘，可我分辨不出它的颜色。”

“过不了半个小时，我们就能确定了，”记者答道，“很显然，那船长有意靠岸，所以，如果不是今天，那最迟明天我们就能认识它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！”彭克洛夫说，“最好能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，而且我也乐意辨清那旗帜的颜色。”

水手说这些话时，并没有放下望远镜。

天开始变暗，海风也停了。那面旗帜不怎么飘动了，垂在旗杆绳中，变得越来越难以看清了。

“这不是一面美国旗，”彭克洛夫喃喃地说着，“也不是一面英国旗，因为英国旗上的红色是很容易看到的，也不是法国或德国的多色旗、俄国的白旗、西班牙的黄旗……它好像是一面单色旗……让我想想……在这片海域，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旗？智利旗？可它是三色的……巴西旗？那是绿色的……日本旗？则是红白的……而这面……”

此时，一阵海风吹开了那面陌生的旗。艾尔通抓起水手放下的望远镜，把它贴在眼睛上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是黑色旗！”他喊道。

的确，有块深色的平纹布在船的斜桁上招展。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它是一条可疑的船！

工程师的预感莫非是对的？这难道是一条海盗船？它难道是在这太平洋这片海区进行抢劫，和仍在这一带进行骚扰的马来快船争雄称霸？它来林肯岛沿岸找什么？它是不是看出这是一块陌生的、不为人知的陆地，很适合成为一个窝藏赃物的地点？它是不是到这片海岸来寻求一个避风港，以度过冬季的那几个月？移民们的这片净土莫非注定要变成一个藏污纳垢之地——太平洋上海盗们的大本营？

移民们的脑海中本能地闪过这些念头。再说，该赋予那面竖着的旗帜的颜色什么意义，那是无须犹豫的。这正是海盗们的旗帜！也正是“邓肯”号本该挂的旗帜，如果罪犯们的罪恶计划得逞的话。

大家抓紧时间交换意见。

“朋友们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说，“也许这条船只想观察一下岛的沿海地带？也许它的船员不会下船？有这种可能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得竭尽所能掩饰我们的存在。建在眺望岗上的磨坊目标太大，艾尔通和纳布去把风翼拆下来。还有，用茂密的树枝把花岗岩宫的窗户挡起来。所有的火都要熄灭。总之，千万不要暴露这岛上有人存在！”

“那我们的小船呢？”哈伯特说。

“哦！”彭克洛夫回答道，“它被藏在气球港了，我看那些无赖未必能找得到！”

工程师的命令很快地被执行了。纳布和艾尔通登上眺望岗，采取必要措施来掩盖一切有人居住的痕迹。当他们忙着干这项活儿时，同伴们则去了中南美鸢森林边缘，并从那里带回了大量树枝和爬藤。隔着一定距离看，它们就像是一簇簇天然树叶，把花岗岩宫峭壁上的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。与此同时，武器弹药也准备好了，万一遭到突然的入侵，便可在第一时间用上。做完所有这些防备工作，赛勒斯·史密斯说道：

“朋友们，如果那帮浑蛋要想占领林肯岛，我们就捍卫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赛勒斯先生，”记者回答，“必要的话，我们会誓死捍卫它的！”

工程师向他的同伴们伸出了手，而他们则激动地将它紧紧握住。

艾尔通独自待在角落里没有参与进来。也许他这个昔日的罪犯觉得自己不配！赛勒斯·史密斯理解艾尔通此时的内心活动，便走过去问他：

“而您，艾尔通，您将做什么？”

“尽我的本分。”艾尔通回答。

然后，他走过去守在窗前，越过叶丛远眺。

当时是七点半。太阳已在花岗岩宫后面消失了二十分钟。因此，东方的地平线在渐渐变暗。然而，那双桅帆船始终在朝合众国湾前进，它们之间的距离至多只有八海里了，而且正巧是在眺望岗附近，因为在爪形海角旁边拐弯后，它便借助于上涨的水流，到了北面。甚至可以说，它已经进入了这宽阔的海湾，因为，若从爪形海角到颌骨角画一条直线，那么这条线正好通过船的右舷后部。

那双桅帆船会深入海湾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一旦深入，它会停泊吗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它是不是仅观察一下沿海地带，然后就走了，而其船员也并不上岸？这些问题用不了一个小时便会有答案。移民们于是只有等待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见那条可疑的船竖起黑旗，不免深感忧虑。这会不会直接威胁到他们至今一直在顺利进行的工作呢？既然那些海盗——无须怀疑，那条船上的水手就是此等人——他们靠岸时竖起了自己的旗帜，是否已光顾过该岛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便可以解释至今尚不得其解的某些特

殊情况了。在该岛尚未勘察的部分，莫非有他们的同党正准备和他们进行联络？

赛勒斯暗暗地考虑着这些问题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可他感到，那条双桅帆船的到来，只能对移民们的处境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。

然而，他和同伴们决定抵抗到底。那些海盗是不是人多势众、武器比他们的精良？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！可是得设法到他们那儿！

黑夜已来临。新月消失了。浓重的黑暗包围着海岛和大海。浓云堆积在天际，不让一丝光透过。随着黄昏的到来，风已完全平息。树上的叶子全都纹丝不动，沙滩上也听不见任何海浪声。已完全看不到那条船，因为它的灯都熄灭了，即使它仍在岛的周围，他们也无法知道它所在的位置。

“嗨！谁知道呢？”彭克洛夫说道，“也许那条该死的船夜里开走了，等天一亮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了呢？”

像是对水手的看法做出回应似的，一缕强光射到了海面上，接着是一声炮响。那条船始终在那儿，而且船上还有几门大炮。

亮光和炮声之间相隔六秒钟。

由此可知，那条船离海岸约一又四分之一海里。

与此同时，又听到铁链从链孔里哗啦啦地放出来的声音。船在花岗岩宫前抛锚了！



第2章

讨论——预感——艾尔通的一个建议——建议被采纳——
艾尔通和彭克洛夫上了格兰特小岛——诺福克岛的罪犯们——他
们的计划——艾尔通的英雄主义的企图——他的归来——六个对
五十个

对海盗们的意图已无可怀疑。他们已在离岛很近之处抛了锚，显然，
他们打算翌日乘小艇靠岸！

赛勒斯·史密斯及其同伴们准备采取行动，不过，尽管他们已下定决
心，但还是不能麻痹大意，没准他们还是可以隐藏起来的。也许海盗们没
有别的打算，登陆以后并不深入岛的内部，只是去感恩河补充些淡水。所

以，架在离河口一海里半的桥和烟囱，不是不可能躲过他们的目光的。

可为什么船的斜桁上要竖起那面旗？为什么要开炮？那大概纯粹是为了炫耀，若不是表示占领的话！赛勒斯·史密斯现已知道，那条船的武器装备极为出色。但林肯岛上的移民们有什么可用来回击海盗们的大炮呢？几支枪而已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指出，“我们在这里所处的位置是不可攻克的，敌人不可能发现那个出水口；那儿有芦苇和杂草遮挡，所以嘛，他们休想闯进花岗岩宫来。”

“可我们的农作物，我们的家禽饲养场，我们的畜栏，总之是一切的一切！”彭克洛夫跺着脚嚷道，“他们会在几小时内破坏一切、毁灭一切的！”

“是的，一切，彭克洛夫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回答，“而我们却毫无办法阻止他们。”

“他们人多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，”记者说道，“如果他们只是十来个人，我们就可以阻止他们，但如果是四五十个，也许甚至更多的话……”

“赛勒斯先生，”艾尔通走上前来说道，“请准许我做一件事好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，我的朋友？”

“到船上去侦察一下对方的兵力。”

“可是，艾尔通……”工程师犹豫地答道，“您这是在拿生命冒险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，先生？”

“这超出您的本分了。”

“我何止该尽我的本分。”艾尔通答道。

“您要乘独木舟到那条船上去？”杰丁·斯皮莱问。

“不，先生，我泅水去。那个地方独木舟过不去，但一个人却可以过去。”

“您知道吗？那船离海岸有一又四分之一海里呢。”哈伯特说。

“我水性很好，哈伯特先生。”

“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，我可告诉您。”工程师又说。

“没关系，”艾尔通答道，“赛勒斯先生，我请求您恩准。也许这样一来，我会觉得自己又有价值了！”

“那就去吧，艾尔通，”工程师答道，他觉得拒绝会让昔日的罪犯伤心不已的，而罪犯现在已重新变成正派人了。

“我陪您去。”彭克洛夫说。

“您不信任我！”艾尔通马上做出了反应。

接着，又更谦卑地叹息道：

“唉！”

“不！不！”赛勒斯·史密斯激动地说，“不，艾尔通！彭克洛夫不是不信任您！您误解他的话了。”

“其实，”彭克洛夫答道，“我是向艾尔通建议只陪他到小岛。那些坏蛋中可能有人已下船，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阻止他发出警报，两个人不会太多的。既然艾尔通提出来要独自去，那我就在小岛上等着，让他一个人上那条船。”

事情就这么说定了，艾尔通准备出发。他的计划很大胆，但多亏了那天夜里很黑，他有可能会成功的。一旦到了船上，艾尔通要么抓住艄斜桅支索，要么抓住固定侧支索的铁链，就可辨认他们的人数，并探听到罪犯